

尚書

卷一至卷三



序
虞書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00005

諸暨圖書館藏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
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
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
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
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



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
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
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
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
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
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
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
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
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
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
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帖釋註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
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
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

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
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
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
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
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
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
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

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

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

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

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

終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

正義曰道

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
 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
 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
 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
 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讖所謂
 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
 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
 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
 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
 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
 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
 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
 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
 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
 所嫌故也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氏伏古作慮犧本又作義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

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氏一號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記古者至生焉○正義曰代結繩者文字也籍籍書記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

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註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網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况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

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皇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
門取豫曰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
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
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
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
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
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
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云蒼
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
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
衛氏云當在包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
揖云蒼頡為帝王生于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
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
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
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因提八也
禪通九也疏仡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一
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

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
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年斷其疏侂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
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
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註云刻謂刻石而記
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
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
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
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
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
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
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
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
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
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
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若蓋文字在三王之
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女登以火德王三皇之二也黃帝軒轅

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實以土德王三皇之三也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墳扶云反大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少詩照

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

傳項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
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
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
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
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
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
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  伏犧
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
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
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
名或直指其人言及稱便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
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
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
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
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
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
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晦

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畧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

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卽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旣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旣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廟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况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囍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

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
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
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
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
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
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
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
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
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
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
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皇亦非五帝
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
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
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

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夏禹天下號也
以金德王三

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
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水德王三王之三也

詰故報反告也示也奧鳥
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
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
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詰有深奧之義其所歸
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
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
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
代故也此旣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
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
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詭然後及其外物故先
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詰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
此訓詰誓命卽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
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
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
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
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詰與義其歸一揆卽爲典之謂

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入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入又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正義曰顧命云越王五重陳寶卽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八卦之說謂之入索求其義也九州之故言歷代耳

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也。入索所白反下同求。入卦至此也。徐音素本或作素。正

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入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總卽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卽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

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曠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立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左史史官在左倚於綺

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五**春秋至書也○正義曰以

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似其名

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

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

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
 況子草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
 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
 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
 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
 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

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刪色
姦反
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

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生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
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
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
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
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

上因書契而言文不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卽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五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

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
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
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入今序只有
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
書內之正尚有去者况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
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
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就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
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
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
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
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淺
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
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
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

三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
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論

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
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
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
論爲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
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
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
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
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
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
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卽
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
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卽上芟夷煩亂也撮其
機要卽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
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
綱者綱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
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

帝審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
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卽堯典舜典謨
卽大禹謨臯陶謨訓卽伊訓高宗之訓誥卽湯誥大
誥誓卽甘誓湯誓命卽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
書體例有十此大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
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
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
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
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
太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
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
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
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考覈
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
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讓得人故史
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

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
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恢若回反大也坦土管反所以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

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

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始皇之三

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及秦至屋壁。正義若庚反難乃且反解音蟹曰言孔子既定此書

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

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

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
 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
 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
 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
 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
 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
 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礪谷之
 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
 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
 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
 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
 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
 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
 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
 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
 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
 家書是安

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

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校

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

濟子禮反濟南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

直戀反下傳之子孫同二十餘

篇印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也義曰將言所藏之

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

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

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

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

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

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

是程匪大猷是經彼註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

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

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

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
 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
 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
 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
 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
 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
 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
 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有三十一案史
 記及儒林傳者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
 全之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
 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
 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
 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
 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
 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

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秦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存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秦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秦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
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
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
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
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
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
爲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爲通也孔君既陳伏生
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卽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
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
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
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
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
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
命之曰尚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
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
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
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
生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

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生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羲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

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反
 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
 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至魯至壞宅。正義曰
 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
 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
 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哀益乃壞孔子
 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
 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
 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
 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
 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
 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
 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
 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
 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
 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
 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

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
帝賜習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
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
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
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
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
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
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
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
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

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

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

問又如字下同臯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

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狹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

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

九篇膏既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

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

原命仲丁河竄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

歸禾嘉木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

二篇亡上時掌反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

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川故云廢

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
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
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
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
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
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
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
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
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
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
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
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
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
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
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
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子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
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
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

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與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

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
 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
 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
 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錫亂摩滅
 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
 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
 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
 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

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中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撫之
 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
 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
 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
 以傳名出自漢書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



承詔至
 將來

偽反覃

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摛拾採撫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旣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撫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旣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詰訓而孔君爲例一

訓之後重訓者
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

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

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子孫孫以貽

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于偽為

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

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

古貽以之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

反遺也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

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為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

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

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

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

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

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

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認
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
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
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
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
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
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
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
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註云左道謂
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
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
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
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
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
詐先於太子宫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宫有蠱氣上信
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爲
此以江充故爲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
謂江充言爲實卽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

子釋長安因與鬪不勝而出走奔湖遂自殺此卽巫
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
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耳易曰謙謙
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已者亦
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
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
於我哉

前註疏卷第一

諸
ZHUJI LIBRARY

尚書註疏卷第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一篇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眾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

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秦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四篇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

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
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
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
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
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
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
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
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
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
錄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虞書凡十六篇十一
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虞書篇亡五篇見存
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
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
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
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
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
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

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倍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

成十七旅癸十八薇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
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
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
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
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
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
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秦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
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
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
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
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
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
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典實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
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癸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
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
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
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

卽卷也卽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
 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
 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
 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
 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
 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
 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
 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
 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征胤征胤征胤征胤征胤征胤
 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
 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
 又註旅葵云葵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
 虺之註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
 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
 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
 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
 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

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俊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岫夷爲宅岫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剗則剗剗云臚宮剗剗頭庶剗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暉暉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

註亂其紀綱為夏大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
 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
 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
 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
 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
 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
 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
 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
 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
 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
 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
 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
傳 傳即註也以傳述為義 正義曰以註者多門故云
 義舊說漢已前稱傳 某氏以別眾家或當時自
 題孔氏亦可
 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傳

言聖德之遠著

○昔古也

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將遜于位
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

讓于虞舜

傳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

○通本作遜徒遜反退也避也

遂禪音時戰反讓也授也

作堯典

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

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

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

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

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

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橐飮

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臯陶謨益
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
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
二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
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

十三卽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卽文心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卽思也聰明文思卽其聖性行之于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旣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木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白下爲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志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卽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爲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卽帝也大道旣隱各親其親卽王也則

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名以爲優劣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王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逐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註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子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

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明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謐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謐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謐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謐法故疑之將由謐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謐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謐周道也周書謐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謐謐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謐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謐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謐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

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弋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旣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入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

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巳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涉帝位是也雖聖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涉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傳

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疏

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

堯典而重言此者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各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

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

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傳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傳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

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者

○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

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傳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

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被

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音曰若至上下。正義曰史

問本亦作問溢音逸音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

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

化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

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于已身則有此四

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

敢侮讓則人莫與爭內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

美名充滿被溢于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

稽古之事也。音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

文詩稱考十惟王洪範考十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

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

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

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

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

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
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巳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
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
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
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於今行古更知禍災
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
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古
爲大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
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
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
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止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
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勳功至安者。正
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
世之功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效其功而已傳
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
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
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

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
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
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
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
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
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爲
得也。○**信**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
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
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
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
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
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
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
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也傳以溢解
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
故以表爲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
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
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

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
先及于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
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
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
効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

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

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傳

昭亦明也協合黎眾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

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黎力今反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

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
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

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照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禮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主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

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
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
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
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
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
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
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
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卽
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
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
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稽古建
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
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
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
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
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
 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為和和合義同
 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
 之變明其變惡從善入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
 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
 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
 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
 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
 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
 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
 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
 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志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
 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星辰敬授人時

舊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

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

人也此舉其日下別序之

○義和馬云義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吳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

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

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傳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

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

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嵎音隅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

史記作禺缺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

衍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傳

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

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

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冥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

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季如字馬作萃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

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

傳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

則可知

○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

厥民析

鳥獸孳尾

傳

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

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析

星歷反孳音字孔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申命羲叔宅南交

傳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

方之官

重直用反

平秩南訛敬致

傳

訛化也掌夏之官

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

亦舉一隅

訛五和反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傳

永長也謂

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

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草

傳

因謂

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草改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傳

昧冥也日

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嶠夷東可

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昧武內反 冥莫定反

寅

餞納曰平秩西成

傳

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

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餞賤行反馬云滅

也滅猶沒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傳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

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傳

夷平也老壯在田與

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

毛毳下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

取以為器用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傳

北稱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

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

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

各有所掌

○別音彼
列反下同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傳

日短冬

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

節厥民隩鳥獸氄毛

傳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

辟風寒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

○隩於六反
馬云煖也氄

如鳥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
避與如克反本或作濡音儒毳尺鏡反

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傳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

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

節成一歲之曆象

○暨其器反芬居其反下同旬似違反十日為旬匝子合反

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

傳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

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眾

功皆廣歎其善

○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興也

義

乃命至咸熙○正義曰上言能明俊

德又速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
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堯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
義氏和氏敬順昊天之神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
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
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
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目更

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
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
日出於東方今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
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
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
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
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
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
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
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
多天星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
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
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
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
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
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今此和仲恭敬從送既

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
 歛于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
 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入穀秀
 實農事未闕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
 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洽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
 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
 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
 處深隲之室鳥獸皆生稟彘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義
 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
 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莽之間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
 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
 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
 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
 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

禮 重黎不序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

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
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
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
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楊子
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
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
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
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
命重黎故鄭玄於此註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
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世
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
秦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
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
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

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
 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
 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
 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
 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
 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
 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
 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
 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
 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郊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
 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
 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
 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
 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
 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
 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
 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

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和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優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卽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滔滯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旣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

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與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是非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于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竟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相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

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天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卽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于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卽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

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
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
斂皆云上告天子不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
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
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爲孔
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
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
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
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
是二十八宿舉其日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
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
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
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
等敬記此天時以爲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
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
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
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

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卽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義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義和總舉其日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義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義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旣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義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

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嶠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
 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
 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國治於東方其
 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
 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
 下文而互發之。○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也
 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以秩為常
 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在東則耕作
 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
 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
 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
 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
 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
 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
 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
 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
 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

出入乎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乎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卽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口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傳**日中至可知。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禪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

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

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

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
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犀火之
屬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
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
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
畢見稍爲迂闊此諸王馬於理最優。○冬寒至曰
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
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
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
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申重
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
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
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
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義叔所掌與義仲相
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
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
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訛化至
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

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
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
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
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因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
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
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
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
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
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因地卽初昏之時角亢
在午氏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傳因謂至草改。正義曰春旣分析在外今日因
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
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
往前草謂變草故爲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
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
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
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

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饋送至成物。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旣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日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女在午女虛

危在己室璧存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二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者七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稀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耦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恆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

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隩**，室至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力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粟毳細毛，以自溫焉。

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粟毛解之。○禮咨嗟至曆象。正義曰咨嗟賢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朞。朞即匝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卽月

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日之外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月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分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

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
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
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
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
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
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卽以春爲
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
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
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
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傳允信至
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
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
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倣此類也績功
咸皆釋詁文熙廣別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
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
帝歎義和
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傳

疇誰庸用也誰能

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由反。疇直

放齊曰胤子

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傳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

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

乎言不可

。放方往反注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

用反馬本作庸好呼

報反下註同爭鬪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傳

采事也復

求誰能順我事者

。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

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驩兜曰

都共工方鳩僇功

傳

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

官稱鳩聚僇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驩呼

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僇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其也於音烏稱尺證反

帝曰吁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

傳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

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狼若漫天言不可用

○滔吐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狼恨懇反

帝曰咨四岳

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

湯洪水方割

傳 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

為害

○湯音傷洪音戶工反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傳 蕩蕩

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

大若漫天

○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傳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

能治者將使之爾必僉曰於鯀哉僉皆也鯀崇

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劒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凡言吁者皆非常意咈戾

圯毀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

敗善類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圯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岳

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

可試無成乃退异徐云鄭音帝曰往欽哉勅鯀

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

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載年

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帝

帝曰疇咨若子
至九載績用弗

成。正義曰史又敘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
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
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成熙庶績之事者我將
登而川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
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
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闇又好爭訟豈可用
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
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卽欲用之
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
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
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
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
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類類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
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
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
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

襄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
 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
 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
 吁其人心狠戾哉好此方面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
 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
 岳曰帝若謂鯀為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
 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
 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
 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
 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
 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
 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
 ○**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
 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
 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
 下傳云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
 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氏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
 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白

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面言順是事也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卽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旣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

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是言不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旣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采事**釋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

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驩兜至其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卽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儻然見之狀故爲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狠取人之功以爲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

功也。○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狠，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總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義和所掌，云宅隅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

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
共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
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
至于岱宗肆觀東后思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
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
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
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卽是羲
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
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
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
叔子孫世掌岳事也。○**湯**湯至爲害。正義曰湯
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
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蕩**蕩
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
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
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
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
謂遠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

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訓**俾使又治也。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訓**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訓**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圯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狠戾多乖異眾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狠戾違眾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訓**異已已退也。正義曰異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訓**勅鯀至用之

正義曰傳解鯨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
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
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
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鯨可試冀或有益故遂
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
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
聰明之鑒既知鯨性狠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
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
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鯨李願云堯雖
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
供一切之求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
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
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
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米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
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
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
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

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卽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卽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狠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狠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

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

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

朕直錦反馬

云我

汝能庸命翼朕位

傳

翼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

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巽音遜馬云讓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

傳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否方久反又音鄙忝音他簞反

曰明明揚

側陋

傳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

陋者廣求賢也

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傳

師眾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

舜名在下民之中眾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

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

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帝曰俞子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

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

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醜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瞽

音古傲五報反瞍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

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帝曰我其試

哉傳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

以治家觀治國

女音尼慮反妻音干計反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

于虞傳

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

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媯音居危反汭音如銳

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永之隈曲口汭嬪音毗人反

帝曰欽哉傳

欽音斤歎舜能修

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傳

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

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

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巽順至之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堯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

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有舜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怨悝

不寐日恆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卽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耻已不若故

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卽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矇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

詩云矇矇奏公是矇爲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矇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矇盲以爲瞽矇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矇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卽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矇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三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傳**諸和至於姦惡○正義曰諸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器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矇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

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
 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
 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
 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
 不為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
 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
 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
 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
 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
 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
 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
 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史試
 以難事與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
 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
 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子時謂妻舜於是故傳
 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
 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

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
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於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
當有賢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日
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
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
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
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
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
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傳降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話文周禮九嬪之
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
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
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
理下帝女尊尤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之服行婦
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為一也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
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
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
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

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
 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今二女歸虞
 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
 事頑鬻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數舜
 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繇舜之敬故帝言
 欽哉數能修己行敬以安民也能修己及安人則是
 所能者大故數之論語云修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獨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諸陸圖
 ZHUJI LIBRARY

尚書註疏卷第三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

取王註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先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虞舜側微

傳

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試諸難

傳

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

○難乃丹反

作舜典

堯

堯舜至舜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

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為庶人故微賤。○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嬌牛嬌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暮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舜典

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

○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

于帝

○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

○曰若稽

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
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

傳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

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傳

玄謂幽潛潛行

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傳

曰若至以位。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

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
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微已
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
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
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
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
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
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
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
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

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
 濬深至上下。○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
 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
 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
 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
 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
 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
 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
 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
 合於堯也。○
 又玄眾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
 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
 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
 為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傳 徵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

無違命

○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入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

熊叔豹季狸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傳

揆度也度百事

纒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

敘無廢事業

○揆音葵癸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穀禱戴大臨龙

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傳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

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朝直遙反

納于大

麓烈風雷雨弗迷

傳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

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

合於天

○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虔反

帝曰格汝舜詢事

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傳

格來詢謀乃汝

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

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

之

○詢音荀底音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底非

舜讓于德弗嗣

傳

辭

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傳

慎徽至弗嗣○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

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總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

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共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于兄而兄弟愛之。○**百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總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爲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鬻鬻禱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爲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爲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

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
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
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
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
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二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時
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卽然由舜既
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入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
○**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
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
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
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又曰虞書數
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
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
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
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
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
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傳**麓
錄至於大。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爲錄也臯陶謨云

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
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
百事大錄萬機總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于
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
傳稱越裳之使又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
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
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
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
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者無冬溫
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
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此爲動天故最後
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
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
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
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乃汝義同凡事
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
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
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

也若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
禪之也縣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縣待三考冀其
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
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
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
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縣障
洪水而殛死禹能修縣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縣
既九年又加此二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
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傳

上

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

廟○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

傳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

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

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

音旋

肆類于上帝

傳

堯不聽

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

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

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天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

者**禋于六宗**

傳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

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祭亦以攝告

禋音因王云繫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

馬云天地四時也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傳

九州名山大川五

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

聖賢皆祭之

○墳扶云反衍音演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

牧班瑞于羣后

傳

輯斂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斂

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

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

斂也瑞垂偽反信也

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

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

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玉者正

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以齊整天之日月

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

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

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

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

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

已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
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
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
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禮上日至
祖廟。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
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
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
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
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
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
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
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於
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
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
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
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自堯始祖之
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

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卽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璿**在察至與否。○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

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

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
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
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
之上又其南十三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
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
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
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
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
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楊子法言云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
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楊雄之意以渾天而問
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
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
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
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
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
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
八尺幾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

也。○**圖**堯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
 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
 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
 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
 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
 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禮
 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
 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
 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
 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
 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
 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
 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
 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
 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
 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
 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

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
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禮**精意至攝告。○正義曰
國語云精意以享禮也釋詁云禮祭也孫炎曰禮絜
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
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禮祀之
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禮爲此解耳而洛誥云柅鬯二
卣曰明禮又曰禮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禮咸格
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禮是精誠絜
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各曰六宗明是所尊祭
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
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
祭祭星雩祭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
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
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
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
肅亦引彼文乃云禮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
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

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
 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
 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
 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
 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
 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
 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
 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
 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
 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
 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
 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
 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
 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
 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
 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

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禮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稱也稱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稱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稱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

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
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
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
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云大司徒注云
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
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
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
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輯斂至正始。正義曰
觀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意
故爲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旣是旣爲盡也釋言云
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爲散布故爲
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
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
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
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
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
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

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
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
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
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傳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傳 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

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收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

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

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望秩于山川

反燔扶袁反又扶云反

傳 東岳諸侯

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瀆徒肆觀東后

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傳 合四

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

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也○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

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衡稱也脩五禮五玉脩吉凶賓軍

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

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贊以

見之○贊音至本又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

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

反下同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

自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西岳華山初謂岱宗

○華戶化反
華山在弘農

十有一月朔巡守

至于北岳如西禮

北岳恆山

○有如字徐于救反
如西禮方與本同馬

本作如初

歸格于藝祖用特

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

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藝魚世反
馬王云禰也

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

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

則然堯又可知

○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
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

遙反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陳奏進也

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

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

音孚 ○敷庸。歲二月至以正義曰

舜既班瑞羣后既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雁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總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卽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卽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卽向恆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禮諸侯至告至○正義曰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殺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卽行故云旣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

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
 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
 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
 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
 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
 東嶽至子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
 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
 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
 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
 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其所言諸侯
 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
 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
 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
 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
 牲帛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
 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
 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

牢飧五牢侯伯饗籩七牢飧四牢子男饗籩五牢飧
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
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
制不同者掌客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
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
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禮合四至均同。○正
義曰上篇已訓協爲合故注卽以合言之也他皆倣
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在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
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
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客成作曆大
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作甲
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
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
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
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
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故孔解律爲法制卽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
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

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
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
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
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
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
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
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乎也權重
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
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
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相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
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
因事宜而變名耳。禮脩吉至其玉。正義曰周禮
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而以凶禮哀邦國
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
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

蓋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
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
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
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卽上文
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
列曰玉。○**○**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
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
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
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
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
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正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
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
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
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法
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
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
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雁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雁者以續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續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雁不必有飾。玉帛至見之。○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雁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

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太
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
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南岳**至
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
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恆北岳恆
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恆山一名常山避漢文
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
岳恆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
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
廬江濳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
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濳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
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
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
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
乃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
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
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
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

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卽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卽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朔巡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巡守至一牛

○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
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
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
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
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
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
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
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禮**各會至可知。
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
諸侯各自會朝於四岳之下此四處別朝故云四朝
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
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
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
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
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
爲美故史錄之。○**禮**敷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
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
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

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
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
其人有人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
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

傳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

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

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傳

封大也每州之名

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濬○

荀俊反

象以典刑

傳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

五刑

傳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宥音又馬云宥二宥也

鞭

作官刑

傳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

傳

扑榎楚

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掛音卜反徐敷
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贖石欲
旨災肆赦

怙終賊刑
○音所景
旨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

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音所景
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
○音所景
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恤峻律
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

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
○共音恭左傳
少皞氏有不才

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
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

放驩兜于崇山
○驩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

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

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三苗于三危傳三苗國名緡雲

氏之後為諸侯號饗饗三危西裔傳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緡

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饗饗也左傳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

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杜預云緡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

比三凶也貪財曰饗貪食曰饗緡音管饗土刀反饗他節反殛鯀于羽山傳方命

比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

羽山東裔在海中傳殛紀方反鯀故本反左傳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詔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嚚杌杜預云即鯀也嚚杌凶頑無儔匹之貌

四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

分其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

分三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

每一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

川更不通利又留意于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

位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

六記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

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

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

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

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

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

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

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

共工於北裔之幽洲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

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肇始至二州。

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

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

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

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幽營

去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

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

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封大至通利

○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為大也禮職方氏

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楊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
華山雍州吳山蕘州霍山并州恆山幽州醫無閭青
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
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
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
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
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
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
法至越法○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
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做法故爲法也五刑雖
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
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
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
宥寬至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
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
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
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
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卽太

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爲輕比鞭爲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呂刑五罰雖土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以鞭至之刑。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犛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行者言若與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扑榎至撻之。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栝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旣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榎云撻以

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摺扑則扑亦官刑惟言
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
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金黃至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
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
鐵總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
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
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
為鑄挑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
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
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
兩今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
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
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
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
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
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
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

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已解此贖鞭扑加于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昔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昔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

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
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
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傳
象恭至曰洲。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慢狼漫天足以疑惑世人
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
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
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
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
州爲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
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
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
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
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
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
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
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
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

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
 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
 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三苗**三苗至西裔。○正
 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
 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
 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
 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任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
 言緇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
 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
 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謂此驩兜共工三苗
 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
 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
 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
 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
 此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
 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狠

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圯族其事既同知禱祝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禱祝也而三苗爲饗餐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饗餐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方命**至海中。正義曰方命圯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犬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卽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

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
 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
 功之狀故作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
 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
 此摠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
 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
 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
 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臯
 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臯
 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臯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
 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
 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
 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
 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
 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
 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傳

殂落死也堯年十

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

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殂才百姓如喪考

妣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

考母曰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過絕密靜也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草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

恩化所及者遠○過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篴笛也匏笙也

土塤也草鼓也木二十至八音○正義曰舜受終

祝敵也匏白交反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

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殂落至七歲○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

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
蓋殂爲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
以十六卽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
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摠
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卽得
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卽爲歷
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
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
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
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
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爲七也。考妣至思
慕。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
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喪服
爲父爲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
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
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
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
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

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 遏絕
至者遠。○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為絕
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
云金鐘罍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
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
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
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
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
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 月正正月

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

廟告。○復扶**詢于四岳闢四門****傳** 詢謀也謀政治於
又反

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闢婢亦反
徐甫亦反

明四目達四聰**傳** 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傳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

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傳柔安邇近敦

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

長善○惇音敦長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任佞難拒

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

音乃旦反任音同月正至率服○正義曰自此已下

壬又音而鳩反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

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

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

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眾賢也明四

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

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

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

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爲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爲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爲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禮月正至廟告。○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主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旣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卽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卽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

之國也。○**傳**詢謀至衆賢。○正義曰詢謀釋詁文開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傳**廣視至壅塞。○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民時。○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亦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于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故惟當敬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邇近醇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

逝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悖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是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効之為善而行也。○**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舜

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傳

奮起庸功載事也

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

○奮弗

運反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傳

亮信惠順也求其人

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

作司空。

傳

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

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

土惟時懋哉

傳

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

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俞以朱反懋音茂
王云勉也馬云美也

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暨臯陶

傳

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

稽首首至地

○稽音格稽首首至地臣事
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帝曰俞汝

往哉

傳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敕使往宅百揆

疏

舜曰至往哉。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

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
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

傳奮起至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爲起也。

釋詁文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

成也孔以載爲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

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

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卽位可以稱帝而

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

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

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

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

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

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

正義曰僉訓爲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

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

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爵禹言

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傳**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

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
 釋詁文。居稷至首至地。正義曰下文帝述三
 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
 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
 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
 為文勢耳三人為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
 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
 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傳

阻難播布也

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

前功以勉之

○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傳

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因禹讓

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
 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
 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
 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

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眾
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後
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
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
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
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傳五品謂五常遜順也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傳

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

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傳

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

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
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
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
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弟子是也教之
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
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

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傳**猾亂也

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

宄言無教所致。○猾戶入反寇。汝作士五刑有服。**傳**若豆反宄音軌

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

中正。○劓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五服三就。**傳**既

剛足也大辟婢亦反死刑也

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

於朝士於市

處昌慮反朝直遙反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

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

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于

里之外惟明克允

傳

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

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

之

傳

帝曰皋陶至克允。正義曰帝呼皋陶曰往者

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

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
 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
 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
 狽狽亂至所致。正義曰狽狽者狡狽相亂故狽狽為亂
 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
 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
 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
 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
 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
 夷猾夏興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
 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
 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害下民
 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
 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
 其事辭頗增甚歸功于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
 至中正。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
 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
 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

爲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國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爲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註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鑕笞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卽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旦皆國語之文其義

不可通也。○**匱**謂不至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宅
 卽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
 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
 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
 宥之以遠入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
 議能議功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
 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徒置有
 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
 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
 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卽與四裔爲
 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
 方西方曰僂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
 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卽調人職云兄弟之讐
 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
 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
 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
 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
 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

從也。○**傳**言臯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攷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傳**問誰能

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

傳○垂如字。徐音睡。**傳**誰至

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傳**共謂供其

職事。

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音恭。**傳**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

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垂拜稽首，讓于及，斨暨伯與。****傳**

及斯伯與二臣名

○斯七良反與音餘

帝曰俞往哉汝諧

傳汝

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傳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言伯益能之

○益臯陶子也

傳

上謂至能之○正義曰

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

傳

虞掌山澤之官

傳

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

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諸傳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並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

中。○羆彼

統傳

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

八元之內有伯虎神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及斯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蓋是臯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蓋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帝曰咨四言此四人耳傳雖言及斯伯與亦難知也

岳有能與朕三禮僉曰伯夷

傳三禮天地人之禮伯

夷臣名姜姓

傳

三禮至姜姓。正義曰此特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地人

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

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宗

尊也主郊廟之官

秩宗 秩序至之官。正義曰堯典

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

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

清

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

而清明

○寅如字 徐音夷

清 夙早至清明。正義曰夙早

已起深夜乃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

拜稽首讓于夔龍

夔龍二臣名

○夔音

帝曰俞往

欽哉

傳

然其賢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傳

胥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

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胥直又反王云胥子國子也馬云胥長也教

長天下之子弟

直而溫寬而栗

傳

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

能莊栗

○莊栗戰栗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

剛失之虐簡

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

傳

謂詩言志

以導之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永徐音詠又如字

聲依永律和

聲

傳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

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



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

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

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

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

者非拊音



帝曰夔至率舞

○正義曰帝因伯夷所

撫徐音府



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

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

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

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

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

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

咨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

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胄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

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冑爲長也謂元子已
下至卿大夫子弟者主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
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
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
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
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爲主故言
冑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冑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
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
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云中猶忠
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
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
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
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
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禮教之至莊栗。正義
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冑子令性行當然
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
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

栗栗者謹敬也。○**剛**剛失至其失。○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謂**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聲**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

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籥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爲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志作律也旣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禮**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爲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而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禮**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

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
 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
 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
 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
 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

驚朕師

震

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

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

○聖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銳

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傳

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

以信

傳

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龍音侯我憎疾人爲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

勸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

龍使勉之。○**傳**聖疾至絕之。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眾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眾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由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

傳

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

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傳**各敬

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傳**帝曰咨至天功。正義曰帝既命用

眾官乃摠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

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之在於汝可
得不敬之哉。○**鳳**禹垂至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
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
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臯陶及新伯與
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
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
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
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
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
或歷日命授乃摠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
爲二十二人數及新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
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
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
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

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黜丑律反

庶績咸熙分北三

苗

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

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

三

三載至三苗。正義

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并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卽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三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按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不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考績至惡明。正義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卽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

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

言

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

歷試 歷試至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

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五十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載陟方乃死

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

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

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

二歲

方道至十一歲。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

之方也。巳孔註亦以方為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遇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云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

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

崩皆
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

其方

○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
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

別生分類

傳生姓

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

○別彼列反分方
云反徐扶問反

作汨

作汨

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

亡

音腎

九共九篇橐餒

傳橐勞也餒賜也凡十一篇

皆亡

○共音恭上巳勇反法也馬同橐苦報反餒於
據反橐餒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

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
百篇之序摠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編首而亡篇之序

卽隨其次篇屠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盡此
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至橐飶。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
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
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
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
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
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橐飶之篇凡十一
篇皆亡。言舜至其方。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
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
居其方不知若此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
經開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
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正義曰
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
之功興以意言之耳。橐勞飶賜也。正義曰左
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橐得為勞也。
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飶
賜是飶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